

第一章 拋繡球的前一夜

「時辰到！行刑——」

寬背大刀拂過片片雪花，只見寒光一閃，落到了女子柔嫩的脖頸上。

「不、不要！」

施喬兒在睡夢中掙扎，唇齒之間發出嗚咽。

大丫鬟四喜聽見聲響，匆忙入內，掌燈後就鑽進床幃中搖著被夢魘所困的少女，神情擔憂，「姑娘、姑娘？」

其餘侍女聽見了也從門外進來，慌忙地圍了過去。

碧紗帳中，少女約十五六歲的年紀，身穿月牙色如意紋寢衣，面龐細嫩無瑕，白中暈著淡粉，宛如一顆新鮮水靈的蜜桃，就是不知夢到了什麼，貝齒將紅唇緊咬，眉宇間冒出一層薄汗。

四喜也被她嚇住了，見狀不由得眉頭緊蹙，趕忙又輕喚兩聲，「姑娘、姑娘？」

少女清醒過來，一雙原本靈動嬌俏的杏眼此刻蓄滿了淚水，摟住四喜便哭道：「四喜，我脖子沒了！我的脖子被砍掉了！」

四喜一聽，忙拍著她的後背安撫，「脖子在呢，姑娘別害怕，您只是作噩夢了。」

施喬兒抹著淚，一副芙蓉泣露的可憐模樣，她被安慰了好半天才緩過心情，待將其餘眾人都遣出去，她愣著神，忽然一把抓住四喜的手腕子道：「妳說，九皇子會造反嗎？」

這冷不防的一句話差點將四喜的魂魄嚇飛，她連忙伸手掩住施喬兒的櫻唇，壓低聲音道：「三姑娘，這話咱們可不能說，弄不好真要掉腦袋的！」

施喬兒抽泣著，心道：掉腦袋的滋味，我已在夢中嘗試過一次了，疼，真疼啊！

過往她以為最疼不過磕著絆著，從未想過砍頭之痛會落到自己身上。

那種疼不是破點皮或青一塊的疼，是你脖子上懸著一把冰冷的大刀，大刀寒氣徹骨，不知道何時便會狠狠落下，眨眼功夫割破皮肉砍斷骨骼，將身體徹底一分為二的疼。

施喬兒緊了緊身上的寢衣，明明都要到仲夏時節了，她卻感到異常的寒冷。

這個夢太過真實，她甚至都還記得頭顱滾到地上，意識卻未消失，睜著兩隻眼睛看向自己殘軀的感受……

四喜見施喬兒嘴唇仍在哆嗦，知曉主子還未從噩夢中抽離，便喚人斟了盞桂圓茶餵她喝。

待小丫鬟出去，四喜不好問施喬兒究竟夢到了什麼，但也猜到個八九不離十，便勸慰她，「姑娘以後再不要說那話了，那只是夢，夢和現實都是反著來的。再說，等到天亮您就要登繡樓了，等九皇子接到繡球，您二位就要正式議親了。」

沒想到施喬兒聽到「議親」二字，像是受到了什麼驚嚇，一把將茶盞推開，身體蜷縮，雙臂抱住自己的膝蓋，哭了起來，「不要再說了！我不嫁了，也不拋繡球了，誰愛嫁誰去嫁！」

夢中不光被斬首的感受太過真實，連行刑前那道陰柔的太監聲音也分外真實——

「九皇子朱啟，大逆不道意圖謀反，即日起貶為庶人，賜鴆酒一杯，同謀者一併斬首示眾。」

那聲音她算是從小聽到大的，是每次父親受賞賜時都能聽到的御前太監夏公公的聲音。

可她夢中竟會聽見他宣佈自己將要被斬首。

四喜見她反應如此激烈，以為是魘著了，忙派人去西屋請雲姨娘。

雲姨娘是三姑娘生母，性子略潑辣，別人家的侍妾進府前，要麼是畫舫歌姬，要麼是花樓頭牌，雲姨娘不一樣，她是殺豬的，且聲名遠揚。

或許原先也當過幾天小家碧玉，不過爹死得早，家中又無兄弟倚仗，便褪下女兒妝改拎殺豬刀，女承父業成了京城遠近聞名的「豬肉西施」，能和流氓對罵，能拿刀追殺痞子，這性情即便進了國公府也沒改過，唯一的例外是對女兒百依百順。

不過再百依百順也有個度，比如當施喬兒撲到雲姨娘懷裡，哭哭啼啼說自己不願意再拋繡球招親，更

不願意嫁給九皇子時——

雲姨娘第一反應是將女兒從自己懷中推開，正色道：「胡鬧！」

施喬兒渾身一哆嗦，低頭咬唇抽泣，不敢言語。

雲姨娘柳眉一豎，「當初是你鬧著我，讓我求你爹給你辦拋繡球招親的，還說九皇子同樣對你有意，只不過燕貴妃看不上你是個庶女罷了！如今怎麼著？苞米穗子出倭瓜——轉了性兒了？」

施喬兒眼裡滾著淚珠子，打濕了胸前一片衣襟，抽抽噎噎著胡亂找個理由道：「我就是覺得……我好像配不上他……」

「早幹麼去了！」雲姨娘真發起脾氣來親閨女也不留情，伸出手一件件跟女兒數，「你爹跟禮部報備了，繡樓也找好了，日子更是緊緊挨在跟前，一家老小就等著你天亮登樓選婿，現在卻說不嫁了，你這不是把你爹的老臉往百官手掌心推，上趕著讓人家打嗎？」

施喬兒仍是哭，不敢提夢中之境分毫，不僅是這夢作得大逆不道，不小心傳出去還真會給國公府帶來災難，尤其僅僅因為一個夢便放棄了好不容易求來的大好姻緣……說什麼都令人難以理解。

但只有施喬兒自己知道，被砍頭的滋味有多疼，身首異處的情景有多真。

見女兒只是哭不說話，雲姨娘更是怒火中燒，「看來我和你爹平日裡真是太慣著你了！」

鎮國公無子，膝下只有三個女兒，施喬兒排行老么，是鎮國公的老來女。

因是早產，從小身子便弱，可她長得跟雪團兒一般，所以雖是庶女，府中上下卻都嬌慣她，以鎮國公尤甚。

施喬兒三歲之前基本上是在親爹懷裡長大的，乳母都沒怎麼近身過。

雲姨娘氣得在房中踱步，「你爹之前跟你說的那個狀元郎，那個叫顧什麼的來著，一手八股文寫得漂亮，結果你又是嫌人家瘦又是嫌人家醜，你娘我就不明白了，畫像上多白淨清秀的一個年輕人，人家哪兒就醜了，怎麼你就一門心思撲在九皇子身上了？」

施喬兒頭一回被數落得這麼厲害，還涉及到她的眼光問題，「啊嗚」一聲哭得更凶了。

這真不能怨她，鎮國公是個武將，她義兄是個武將，九皇子自幼習武，如今又任中郎將，歸根究底也是個武將。

武將的共同特點——身板壯、皮膚黑、雙目炯炯有神。

而國公府的門檻再高，施喬兒畢竟是個庶女，各大家族以及宮中的花宴聚會，沒有一次將請柬發到她手裡過，她又從小大門不出二門不邁，一共就見過這仨男人，乍一看白面書生只覺得不順眼。

可為了身家性命，也為了不連累鎮國公府，施喬兒掀起眼皮，可憐兮兮望著親娘道：「那我現在同意……還來得及嗎？」

「晚了！」雲姨娘一記獅吼，不僅把施喬兒再次成功嚇哭，還把滿屋侍女嚇得身板抖三抖。

窗外雨聲漸歇，雲姨娘也不等丫鬟撐傘遮殘雨，兀自氣鼓鼓地往外走，到院子裡時停下腳步，轉身指著眾下人道：「都給我看好她，等天一亮，捆也得給我捆上繡樓去！」

施喬兒聽見，身子一軟，癱到了繡被上。

若她沒記錯，夢裡的時間應該就在三年後，那時的她早已是朱啟的九皇子妃，身為枕邊人，她也包括在聖旨中「同謀者」的範圍內。

可她真的什麼都不知道，無論是夢中還是現實，她只知道九皇子是天上雲，卻不清楚九皇子為什麼要謀反，身為陛下最寵愛的兒子，皇位對他來說不是唾手可得的嗎？

她釐不清這其中的條條框框，只好暗自垂淚。

四喜望著三姑娘的後腦杓，也替她無奈，「奴婢聽外出採買的婆子說過，說是顧狀元自從今年春日入朝後便很得陛下寵信，時常被召到宮中談事，如今是科舉當道的年月，說他一句前途無量也不為過，姑娘當初要是考慮他，想來也能成就一段佳話。」

只可惜，一切都晚了。

施喬兒哭得心力交瘁，迷迷糊糊中又睡過去，臨睡著前聽到四喜最後的話，心中鄙夷道：什麼顧不顧的，就算重來一次，不中意便是不中意。

半個時辰後，雨徹底停下，東方天際逐漸翻出一抹魚肚白。

一匹黑馬忽的從朱紅宮門中飛馳而出，馬上有個穿朱袍戴烏紗的少年郎，少年郎眉頭緊皺雙唇緊抿，似乎在思考著什麼問題。

一人一馬就這樣沿著長安大街一直跑，路過了權貴雲集的書院路，最終到了城北靜謐安逸的烏衣巷。噠噠馬蹄聲停在正中一戶人家門口，朱袍少年利索下馬，衝著正門一揖到底，道：「學生顧放，求見老師。」

等了片刻，懶洋洋的一聲「來了」從門裡飄到門外，聲音稚嫩清亮，像個孩子的。

隨著門門被撥開，門「嘎吱」一聲朝兩邊撇去，裡頭探出個頭髮烏黑的小腦袋瓜來。

青衣小童看著也就七八歲模樣，長得清清秀秀，頭髮在左右紮成了一個結，狀如羊角，是謂「總角之年」。

見是顧放，小童揉著惺忪的睡眼，神情隨意地道：「顧公子來得太早了，今日學堂休息，先生昨夜裡又翻查古籍直至丑時，這會子還沒醒呢。」

顧放知道老師不喜急躁，便放緩了神情語氣，「不著急，我在門外慢慢等就是了，還請猴兒小兄弟替我留意一下，若老師醒來後務必告知我，我有重要問題相問。」

然而他話音剛落，房中便有道聲音淺淺傳出，「進來吧。」這聲音舒緩清朗，又透著一股子慵懶氣，聽上去朦朧朧的，像眼下還未散開的薄霧。

顧放一聽，拂了下兩袖，又理了理袍子，這才斂容屏氣邁了進去。

入目是堵青灰影壁，無花紋無題字，只在前面栽了兩叢修竹，竹子長勢很好，修長挺拔，當下又沾了雨水，越發顯得青翠欲滴。

再往裡走，空曠偌大的宅院便盡收眼底，院中簡潔如斯，兩個水缸、兩缸荷花，荷葉底下蓋著簇小錦鯉，五彩斑斕，聽到腳步聲，躍躍欲試地想往上躍。

天將亮不亮，雨霧將散未散，煙雨朦朧中，一隻修長白皙的手將簷下捲簾緩緩掀起一個角，那人身穿一襲灰色直裰，肩上半披著靛藍色袍子，再往上便是有些蒼白單薄的下巴，下頷清瘦，唇形精緻。

「先生，聖人有情嗎？」

顧放朝著捲簾的方向一揖到底，問出了這個困擾他一夜的問題。

陛下惜才，昨日下午朝後留他在金殿大談治國之道，一君一臣，從早到晚，直至夜深尚不覺疲乏。

大涼朝獨尊儒術，顧放乃孔子私淑弟子，面對提問自然對答如流。

直到那龍椅上的人打了個哈欠，在鑲金玉臂龍頭燈下半眯了眼睛，問道：「顧愛卿，你說這聖人，有情嗎？」

孔子主張以「仁愛」治國，仁與愛，本就是集情於一身的兩個字，顧放大可以鏗鏘有力地回答一句「有」。

但顧放卻愣住了，因為他不知這句「聖人」是單指孔聖人，還是包含其他學派的聖人在內。他雖入朝不久，但也能窺見朝廷內部以儒為表，以法為本的影子，一時間竟無法作答。

好在陛下不久便歇下了，並不急著要他的回答，但顧放就是想解開這個疙瘩。

荷花被雨打了一夜，花瓣落了好幾片，小舟似的浮在水面上，唯有香氣不散。

沈清河才從睡夢中醒來，此刻如黑綢似的頭髮披在腦後，腦子也算不得多清醒，整體沒了平日那股子莊重老成勁，反而添了些少年散漫氣。

他走到水缸旁邊，指尖撥了撥裡面白粉相映的瓣子，似在心疼，他眼睛一抬望向猴兒。

猴兒雙手往腰上一架，理直氣壯道：「我昨夜給它們撐了傘的，只不過風大，給吹到別處了而已。雖

然前幾次您交代我我忘了，但我昨夜真的撐了！」

沈清河嘴角噙笑，點點頭，不置可否。

猴兒見他將信將疑，一氣之下把在牆根磨爪子的大肥貓抱了來，怒不可遏地道：「不信的話您問太極，牠可以為我作證！」

沈清河沒同他較真兒，而是看向顧放，一伸手指向猴兒手裡的肥貓，「我若讓你去摸一下牠，你說牠撓不撓你？」音色溫潤如玉，又似山間清泉清朗悅耳。

顧放瞧了眼猴兒懷中正齙牙咧嘴的陰陽臉大花貓，吞了下口水，頭又往下低了低，「學生不知。」

沈清河伸手托住顧放的胳膊，將人扶起，說：「你不知道貓撓不撓你，因為你不是貓。你不知道聖人有沒有情，因為你不是聖人。」

見顧放仍一臉迷茫，沈清河徐徐道來，「與其糾結聖人有沒有情，不如去思索問你話的人，想不想讓聖人有情。」

漢人王朝覆滅以後，中原大地被蠻族統治約一百餘年，當今陛下出身草莽，乃是三十個人就敢起義，三千人便將蠻族打回老家的亂世梟雄。

梟雄一般都狠，這位更是狠人中的祖師爺，關鍵不僅當皇帝之前狠，當皇帝後更狠，為了坐穩位子，開國六功勳直接砍死五個，外戚干政就廢皇后，太子謀反就殺太子。

這樣一個人問你聖人有沒有情，你該怎麼回答？

顧放雙眼一亮，立刻又作揖道：「多謝先生指點。」

送走顧放後，猴兒撓著後腦杓嘀咕道：「良藥苦口利於病，忠言逆耳利於行，先生教顧公子怎麼說人愛聽的，不就是教他怎麼進奉讒言嗎？」

沈清河手指曲起，敲了下猴兒的頭，「學會個詞就亂用，保命手段而已，誰能一句話教出個奸臣？」

猴兒「噢」了一聲，揉著腦袋瓜給太極拿小魚乾去了。

太極是沈清河撿的貓，因為臉上的毛一半黑一半白，所以被取名叫太極，猴兒也是沈清河撿來的小孩，因為被撿到時縮在襁褓裡瘦得像隻猴，所以叫猴兒。

沈清河回房洗臉，隔著窗子問：「老夫人昨夜還咳嗎？」

猴兒道：「聽劉嬪嬪說前半夜咳得厲害些，後半夜就不咳了。」

沈清河又問：「可有說今早想吃什麼？」

猴兒眼珠子滴溜一轉，揚聲道：「張記小餛飩。」

聞言，沈清河擦著臉都沒忍住嗤笑一聲，老夫人不碰葷腥好多年，哪是她老人家想吃，分明是這頑童想吃了，也罷，正在長個子的時候，該開一回小灶。

又想著張記的攤位擺在繁華的長安大街，與烏衣巷相隔甚遠，這時候溜達著過去，應該正趕上人多。

沈清河想得倒好，可他沒想到人會這麼多。

還不到日上三竿的時刻，長安大街上卻人頭攢動，男女老少都出來湊熱鬧，且目標一致，齊齊圍在京中最大的繡樓——祥鴛樓下，個個伸著脖子往樓上瞧，若非有官差攔著，眼珠子都要貼上去不可。

張記的餛飩攤占了個天時地利，正好擺在繡樓對面，一早上生意好得教人眼熱，攤主下餛飩、撈餛飩的動作就沒停過。

皮薄餡美味的餛飩往碗裡一倒，再澆上勺熱麵湯，攤主吆喝道：「兩碗好了！」

沈清河過去端，端之前還彬彬有禮道：「有勞。」

攤主一聽聲音耳熟，抬頭見是沈清河，咧嘴笑道：「沈先生怎麼也來湊這個熱鬧了，難不成跟他們一樣，也想碰碰運氣，攀上國公府的高枝？」

沈清河聞言一愣，扭頭望了眼街對面張燈結綵的祥鴛樓，找到了街上擁擠的原因。

攤主見他如此反應，便知他還不知情，忙裡偷閒解釋了句，「鎮國公家的三小姐今日要拋繡球選婿呢。」

沈清河點了下頭，「原來如此。」說著便端著餛飩回到位子上。

猴兒許久沒在外面吃東西，看見餛飩堪比見了爹親，舀起一個便急不可耐地往嘴裡塞，結果燙得嗷嗷叫，眼淚都飆了出來。

「慢慢吃，今日又不急著去學堂。」沈清河說了一句。

猴兒便不敢再心急了，耐著性子等餛飩變涼，過程中東聽一耳朵西聽一耳朵，忽然問沈清河，「先生，施三小姐長得好看嗎？」

「不知，好看與否都與你我無關。」

過了一會兒，猴兒又問：「先生，娶了施三小姐就能飛黃騰達嗎？」

「想要飛黃騰達不如去考取功名。」

猴兒再問：「那您怎麼不去考取功名？」

「不喜歡。」

猴兒扁了嘴，覺得跟先生聊天真沒意思，怪不得算命的說他命裡無桃花，就算有，那也被他自己掰折了。

第二章 吃餛飩被繡球砸

人群七嘴八舌地議論著，畢竟施喬兒一次相都沒亮過，所以有關她容貌的描述便衍生出了不少個版本。

「不都說女兒隨爹嗎？鎮國公生得虎背熊腰、豹頭環眼，他的女兒自然也與他一個模子！」

「滾滾滾！三姑娘的娘年輕時可是十里八鄉找不著的美人，再不濟也該是個清秀佳人才對！」

「三姑娘上頭的兩個姊姊長相皆是不俗，想來她也不會差到哪裡去，只是這脾氣……可是真說不準了。」畢竟鎮國公年輕時是出了名的暴躁易怒，生下老三的那位姨娘更是位手拿殺豬刀、腳踹小無賴的奇女子，無論是遺傳這兩人當中的哪一個，施三娘應該都是個潑辣霸王花。

與此同時，繡樓之上。

「霸王花」兩隻眼睛腫得跟核桃一般，此時淚珠子還在不斷地往下掉，臉上的胭脂抹了花花了抹。

四喜欲哭無淚，用帕子包住冰塊給施喬兒輕輕敷眼，焦急道：「姑娘，奴婢都要跪下來求您了，時辰馬上就要到了，您可不能頂著一張花臉出去啊！」

不過平心而論，施喬兒即便哭成這樣也還是美的，甚至比平日裡更添了些我見猶憐的美感，像枝柔嫩脆弱的芍藥骨朵兒。

不說還好，一說施喬兒眼紅得更厲害了，長睫上的淚珠搖搖欲墜，袖下柔荑將帕子絞成一團，聲音無比委屈，「可是我真的不想嫁給九皇子啊。」

話音剛落，守在前面的小丫鬟小跑而來，「姑娘，九皇子已經到了！」

施喬兒「哇」一聲又哭了出來。

這下四喜也不由著她了，畢竟身為大丫鬟，主子出錯受罰的可是自己，當下招來眾侍女，命兩人給施喬兒敷眼擦淚，剩下的人手腳利索地替她上妝。

衣裳、頭髮早已提前換好盤好，施喬兒穿著拖地煙籠梅花百水裙，上身是乳雲紗對襟衣衫，頭梳垂掛髻，髻別赤金簪，因還是未出閣的少女，便在鬢角腦後留了些頭髮，配上出水芙蓉般的容貌，越發顯得飄逸出塵。

四喜端詳著鏡中的美嬌娘，哪怕從小到大看了這麼多年，見到如此盛裝的施喬兒，還是會不由自主地屏氣欣賞。

她心想，難怪九皇子想違背母命強行娶一個庶女過門，這都是有原因的。

「姑娘，哭是沒有用的，世上哪有後悔藥可吃啊，您若早想開那些，哪會有今天這一遭。」四喜歎息道。

不想施喬兒卻在這時止住了淚，吸了吸鼻子說：「我渴了，給我端碗茶來。」

哭包從天黑哭到天亮，早飯也鬧著沒吃，到現在還水米未進。

四喜聽了大喜，以為她想開了，忙令人斟來一杯茉莉桂花茶，溫溫熱熱的，正好下口。

施喬兒喝了兩口，嫌頭上的珍珠步搖礙事，拔下來扔一邊。

四喜哭笑不得，撿起來收著，打算等她喝完再給她戴上。

施喬兒小口啜著茶湯，長睫輕顫，像只受驚的蝴蝶在抖動翅膀。

她心想，其實四喜說得對，哭是沒有用的，即便我哭得再厲害，只要朱啟接了繡球，我就必須得嫁給他。

夢中被砍頭的畫面再次浮現，施喬兒不禁蹙緊了眉頭，心想：不行，我得想個辦法。

四喜覺得主子哭了那麼久肯定餓了，便命小丫鬟將從府裡帶來的吃食端出來。

吃的有玫瑰酥、如意糕、水晶福袋、茯苓餅等，喝的有碧粳粥、乳鴿湯，因天氣炎熱令人胃口不佳，小廚房還特地加了碗青梅羹，飯前開胃飯後消食。

四喜特地把青梅羹捧給施喬兒，「姑娘嘗嘗這個，小廚房新來的廚子琢磨出來的，說是酸甜可口，夏天喝最好不過。」

施喬兒瞥了眼，見顏色鮮亮，便伸出手指拈起白瓷勺舀了半勺，手上膚色竟與白瓷不相上下。

青梅羹一入口，施喬兒就蹙了眉頭，把勺子「叮噹」扔回碗裡，「齁得慌，蜂蜜放得多了，梅子煮久了，清香都沒了，光剩下股子苦澀氣。」

施喬兒在吃食上從小就挑，倒不是非得吃什麼山珍海味，而是她味覺比常人稍敏感些，鹹了淡了甜了膩了，一口便能嘗出高低來。

四喜一聽，忙將青梅羹放下，「那咱們就不吃它了。」繼而端起那盤還冒著熱氣的水晶福袋，「這個是您素日裡愛吃的，快趁熱吃上一個。」

所謂「愛吃」，也不過是多咬了兩口，這水晶福袋外面是糯米皮，裡面是鮮蝦肉，施喬兒能吃兩個便是頂天了，多了便要喊膩。

經四喜一勸，施喬兒覺得自己確實有點餓了，使用瑪瑙箸夾起一只福袋咬了半口。

不料這回眉頭皺得比剛才吃青梅羹還要狠，小臉都皺成了苦瓜，不僅把沒吃完的放下，還把嘴裡的吐出來。

她說：「這個蝦肉有股子怪味！」

四喜嚇了一跳忙低頭聞了聞，雖沒聞出什麼邪味，但見主子這個反應，便肯定這蝦不是今天現捕撈的，連忙端來清茶給施喬兒漱口，還讓她張嘴檢查有沒有嚥下去。

檢查完，四喜拍著心口，後怕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奴婢回去就把小廚房的人全部收拾一遍，入口的東西弄不乾淨可是要鬧肚子的！」

不想「鬧肚子」這三個字卻提醒了施喬兒，她秀眉一展，眼珠在眼眶裡骨碌轉了一圈，緊接又皺緊眉毛，捂著肚子便哭道：「肚子疼，我肚子疼！我拋不成繡球了！」

這一聲嚎把整個繡樓的婆子丫鬟都給嚇著了，眼看香爐上最後一截香也要燃盡，四喜急得手足無措，一把抓住同樣手足無措的嬤嬤道：「這怎麼辦啊？要不……跑快點，回府裡告知雲姨娘？」

嬤嬤也是沒什麼主見的，只管照做。

施喬兒卻在這時一伸手，「別去跟我娘說，妳們去找我爹，就說我……我身體不適，病人膏肓快要不行了，今日這繡球拋不得，總之千萬不要告訴我娘！」

見四喜點頭如搗蒜，施喬兒正在心裡竊喜，緊接著便聽到了自己親娘的聲音——

「怎麼著，哪條律令上寫了肚子疼不能找親娘？」

雲姨娘邁著蓮步款款而來，樣子端莊，腳下木梯卻被她踩得嘎吱作響，身後跟著大群丫鬟婆子，其中還夾著在鎮國公府忙碌了小半輩子的府醫老張。

眾丫鬟像看見救命稻草似的，忙福身行禮。

雲姨娘一甩袖子，「行了，都下去吧，好好個姑娘被妳們伺候得肚子疼，等會兒我挨個問責。」

施喬兒被自己親娘迎面而來的一記眼刀嚇得頭皮發麻，卻還是哼唧道：「姨娘，我肚子真的疼。」雲姨娘坐到正中貴妃榻上，笑了一聲，「我又沒說妳假的疼，有病就得治不是？」說著朝府醫使了個眼神，「施針吧。」

聞言，施喬兒身子一抖，「施針？施什麼針？」

從小到大她最怕大夫手裡的針了！她寧願一天喝三頓藥都不願意挨一下針！

雲姨娘接過婆子遞的茶，拈起茶蓋，慢條斯理地撇了撇茶面上的浮沫，「自然是治病的針了，妳不是肚子疼嗎？那就讓妳張叔在妳止疼的穴位上扎上幾針，如此便不疼了。」

到底知女莫若母，施喬兒從小到大雖然又軟又乖，但雲姨娘知道自己這個女兒鬼主意多著呢，撒嬌要是沒用就會想別的法子。

不過傻也是真的傻，小時候不想讀書就裝肚子疼，長大了不想扔繡球還是裝肚子疼，就不知道換點花樣。

老張聽從吩咐，出來時特地帶了最長的銀針，足有成年男子的一隻手掌長，從針包取出時，寒光從針頭閃到針尖，施喬兒光看著都要魂飛魄散了。

雲姨娘呷了口茶，淡定自若道：「也不是什麼大毛病，扎完就好了，到時候再拋繡球也不晚。」

施喬兒萬念俱灰，合著挨完針該拋還是得拋！

老張捏著銀針一步步走到施喬兒跟前，和藹道：「來，姑娘，把手伸出來。」

施喬兒「騰」一下坐起，眼淚一抹，小臉一繃，道：「我不疼了，一點都不疼了！」

香爐裡最後一截香也在這時歪倒成灰，霎時繡樓內外絲竹縈繞，若天上瑤宮。

樓下百姓翹首以盼，迫不及待想要一睹國公府三小姐真容，不過心情都沒有開始時歡樂，因為繡樓下已經圍了裡外三層的禁衛軍。

好不容易等到餛飩能下口，猴兒一邊往嘴裡扒，一邊站在凳子上看繡樓下那位騎高頭大馬的少年，狐疑道：「那個人是誰？為什麼他一來就把整個路中央都給封住了？」

人多得沒地方去，又不想錯過熱鬧，便紛紛往路兩邊擠，主僕二人吃個餛飩都不得安生。

沈清河正給一名抱孩子的婦人讓座，沒留意猴兒說的話，好在攤主健談，耐著性子跟猴兒解釋——

「傻孩子，你看這陣仗，除了鳳子龍孫，整個京城還有哪家權貴敢用禁衛軍？我告訴你啊，那裡面的就是當今聖上最寶貝的兒子——九皇子朱啟！」

後面兩個字攤主極力壓低聲音說的，不過猴兒還是聽清了。

猴兒一邊大嚼餛飩，一邊繼續伸著脖子瞧，「這個我知道，我聽人講過，九皇子的母親是燕貴妃，燕貴妃是陛下的寵妃，長得美極了，但不是咱們漢人。」

這時沈清河從後面敲了下他的頭，「食不言。」

猴兒知是先生嫌他多嘴，摸著腦袋道：「這不是天下皆知的事情嗎？」

燕貴妃是樓蘭國的公主，二十年前蠻人戰敗，樓蘭國的老國王怕那群蠻人轉過頭把自己國家收拾了，便馬不蹄停地把自己最美的女兒作為貢品上供，以兩國聯姻來獲得大涼庇護。

誰也沒想到區區一和親公主，會有朝一日獲得今日榮寵。

沈清河聲音略沉下來，「再多嘴，回去把《尚書》從頭到尾抄一遍。」

猴兒頭皮一麻，立馬叫饒，「我錯了先生，我發誓從現在開始一個字不說，不然我就是小狗！」

這時，喧鬧的人群一下子安靜下來，猴兒扭頭一看，手裡裝餛飩的碗差點沒端穩砸下去。

他目不轉睛望著繡樓上的少女，只感覺天不是天地不是地，手裡的餛飩沒了香氣，連他自己是誰在哪都忘了。

他嘴一張，情不自禁感歎道：「天吶，她真的是人嗎？我怎麼感覺畫上的神仙飄下來了一樣，先生您快看看，該不是我出現幻覺了吧，真的有人長成這樣！」

沈清河把坐的地方讓了出去，此刻只好站著吃餛飩，他從不喜歡雜亂的地方，眼下只想早點吃完早點

回去，哪裡有心情扭頭欣賞繡樓上的美嬌娘。

而處於眾目睽睽之下的施喬兒，情況也好不到哪去。

她是被雲姨娘一把推出來的，現在整個人猶如釘死在腳下的琉璃磚上一般，神情呆滯、一動不動，連怎麼呼吸都忘了。

施喬兒不怪雲姨娘，畢竟先前不知費了多少功夫今日才能拋這個繡球，若是就此作罷，整個鎮國公府都會成為京城的談資。

可她真的沒準備好，她從來沒見過這麼多人，在國公府的小天地裡待了十六年，見過的人加起來都沒有這一眼來得多。

不過多歸多，繡樓下的佈局卻很巧妙，從外看人頭烏泱泱的，但其實真正站在繡樓底下的，只有九皇子朱啟一人而已。

鎮國公那麼反對閨女喜歡朱啟，可為了讓女兒嫁給心上人，也是煞費苦心。

施喬兒忽然間很想哭，可一低頭看見朱啟那張臉，她不想哭了，只想一頭撞死。

因為有異域血統的緣故，朱啟的五官生來便比普通人深邃，雙眼皮的折痕直掃進鬢角裡，身量挺拔高大，俊美而不失威儀。

這真真切切是她的心上人，但昨晚的夢也是真真切切的嚇人。

可能是施喬兒的表情太明顯，馬上的朱啟也察覺到了，但他以為她是緊張的關係，四目相對時還對她微笑了下，彷彿在安撫她。

施喬兒抖得更厲害了。

在這一瞬間，她有千言萬語想要和朱啟說，想再叫他一聲「表哥」，想跟他說她現在真的很不安、很害怕，但時間不等人，她喘口氣的功夫，四喜就將繡球端到她眼前了。

繡面上的連理枝和比翼鳥是她熬了好多夜晚才繡完的，喜歡的不得了，甚至想回頭再拆下來，留著當蓋頭用，可現在她沒心情再去幻想那些了。

她一閉眼，就是大刀落下時的疼。

四喜見施喬兒遲遲不拿球，小聲提醒道：「姑娘、姑娘？」

施喬兒猛地睜開眼，夢裡的畫面依舊揮之不去，她搖了搖頭，想讓自己清醒一點，哆嗦著伸手從托盤上取了繡球。

一邊是心心念念的心上人，一邊是生死未卜的命運，施喬兒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。

她的力氣逐漸加重，指甲深陷進繡球裡，正打算一咬牙拋給朱啟，可她低頭一看，手裡原本代表喜慶的大紅色繡球，此刻彷彿被鮮血浸透了，和她夢裡濺到雪地上的血一模一樣！

她嚇得汗毛一豎，在把繡球拋出去的瞬間倏然加大力度，萬眾矚目下，一道大紅色的拋物線從繡樓上飛出，飛過九皇子，飛過禁衛軍，正中繡樓對面的餛飩攤。

「砰」的一聲，沈清河的臉埋進餛飩碗裡。

周圍先是響起下意識的起鬨聲，起鬨聲完後便是謎一般的寂靜，寂靜完了，便是窸窣窸窣的竊竊私語聲。

施家三姑娘的繡球拋出去了，砸中的不是九皇子，是個窮酸且普通的教書先生。

沈清河還不知自己即將面臨什麼，原本芝蘭玉樹的一個人，經餛飩湯那麼一浸，頂著滿面油光一轉頭，恰好對上繡樓上那雙含淚美目。

此時剛剛雨過天晴，太陽嶄露頭角，光線刺破雲層，直直打在繡樓的琉璃露臺上。

臺上少女的髮絲發著光，隨風揚在臉龐上，一眼望去，烏髮雪膚，芙蓉泣露，滿頭珠翠未能掩蓋其半分嬌潤，一身華服未能蓋住其絲毫溫軟，猶如受細雨風吹的嬌小花苞，顫顫巍巍，我見猶憐。

沈清河一時恍惚，目光看著這女子，竟想到自己院中粉嫩菡萏。

他趕忙收回目光，從懷中取出帕子擦了擦臉上的狼藉，克制住心裡的悸動，問猴兒，「吃完了嗎？」

猴兒早在沈清河被繡球砸中時便丟了魂魄，嘴裡的餛飩光含著忘了嚼，經此一問，渾身一震如夢初醒，把餛飩一吐，跳下凳子，搖晃著沈清河的身子興奮道：「先生，您被繡球砸中了、您被繡球砸中了！」沈清河一愣，「啊？」

旁邊不知是誰把繡球撿來塞他懷中，看熱鬧不嫌事大，起鬨道：「烏衣巷沈先生被施家繡球砸中啦，沈家要飛黃騰達啦！」

而在琉璃露臺上，施喬兒早「哇」的一聲哭了出來。

「救命，這人怎麼長得那麼醜！」施喬兒遭丫鬟扶著回到樓中，邊哭邊給四喜描述，「他臉白得像抹了麵粉一樣，還好多油，就像我今天吃的水晶福袋一樣油！我要死了，我胃裡好難受，我往後都不要見人了，我再也不要吃水晶福袋了！妳們快去讓我爹過來，我要我爹把他嚇跑嗚嗚嗚……」

鎮國公府中。

鎮國公施虎急得在廳中來回踱步，時不時便往外吼上一句，「消息呢？人呢？」

守在門外的小廝不得不抖著身子上前應聲，「回國公爺的話，那邊消……消息還沒來呢。」

施虎心神不定，想跺腳都跺不利索，強壓著脾氣一甩袖，「繼續盯著！」

雲姨娘在太師椅上嗑著瓜子，翹個二郎腿，瞧著面前那獨眼瘸子，輕飄飄道：「急什麼呀，你看你這瘸腿瞎眼的，別再晃來晃去，要不撞柱子上算了。」

施虎一聽，暴脾氣瞬間上來了，眼睛一瞪，大嚷道：「瘸腿怎麼了？我這腿是為陛下瘸的，瞎的一隻眼睛也是為陛下瞎的，就算撞柱子上，老子樂意！」說完差點真撞柱子。

雲姨娘噗嗤一笑，拍拍手裡的瓜子殼，上前攙扶自己的老冤家，心平氣和道：「行了，著急有什麼用，你又不能親自過去。光天化日的，要是你真能腆著這張老臉過去給閨女站場，齊王那個老東西能把自己的大牙笑掉，第二天皇城底下的耗子都能知曉。」

聽到自己老對頭的名號，施虎一下子精神了許多，氣兒都比剛才喘得順了。

他掀起眼皮白了雲姨娘一眼，哼了一聲道：「好意思說呢，閨女是我一個人的閨女？要我說妳這個當娘的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人都過去了，不等著繡球拋完，這麼著急跑回來幹什麼，家裡頭有妳的魂吶？」

雲姨娘一聽這話就瞬間撒手，眉梢一挑反問道：「可不是嗎？我就怕回來晚了，我那瞎眼瘸腿的魂撞柱子上，再說了，我待在那兒幹麼？我把她逼上琉璃露臺不就完事了嗎？還得眼睜睜瞧著她把那破球丟給朱啟啊！」

聞言，施虎趕緊拿手捂住她的嘴，警惕地掃了外面一圈後，回過臉道：「我看妳是真不要命了，九皇子的名諱妳都敢喊，妳這女人到底是有多魯莽？非要害死我妳才甘心嗎？妳信不信我立刻就發賣了妳。」

雲姨娘聽了，把嘴上的手一扯，不由分說就開口大嚷，「你打算怎麼發賣我啊？你想清楚了，我可是良籍女子，是當初咱們家夫人——大涼的長公主、皇帝的親妹子，親自上我家裡提親，親自帶我到衙門裡頭過了明路，三書六禮一樣不少，正經八百地把我抬到你施家來，還你發賣我，你有本事讓夫人發賣我去，你去你去！」

吵是吵不過，理也不占理，施虎偃旗息鼓，一點點往後退，「妳……我好男不跟女鬥，我讓著妳，我不跟妳一般見識！」

雲姨娘輕哼一聲，小聲道：「喊，還讓著，這些年你哪回吵贏過我了。」

施虎眼雖瞎耳朵卻不聾，一聽立刻又來火，「我勸妳不要得寸進尺啊。」

這時外面小廝跑來高呼，「砸中了、砸中了！三姑娘的繡球砸中了！」

兩人立刻消停下來，一個回去繼續嗑沒嗑完的瓜子，一個高興了有一個眨眼的時候，接著在房中踱起步來。

施虎抓耳撓腮，「唉呀，這皇家媳婦可不是那麼好當的喲，偏偏這婆婆還是燕貴妃，閨女以後有罪受了，愁，真是愁啊。」說著，看到小廝躬著腰一臉支支吾吾的樣子，便道：「你話帶到了就下去，杵在這幹麼，還一臉欲言又止？賞錢今晚才發，先下去歇著。」

哪料小廝雙膝一抖便跪了下去，一臉死了老娘的表情。

他哆哆嗦嗦道：「您聽小的把話說完，三姑娘的繡球是砸中了，但是砸中的不……不是九皇子啊！」這話一出，正喝水的雲姨娘一口茶就噴了出來，施虎更是嚇得一個趑趄跪了下去。

「砸……砸中誰了？」倒楣老國公顫顫巍巍問。

「一、一個教書的……」

施虎打拍下雲姨娘想要攙扶的手，道：「妳等等，我感覺後邊還有消息讓我想跪。」說完，他又問：「九皇子現在在哪？」

那小廝道：「在門外，正好要求見您呢。」

施虎一巴掌打到了自己額頭上，老臉盡是滄桑。

等朱啟進來的時間裡，施虎還在努力安慰雲姨娘，「別慌，其實這個事也挺好解決，畢竟……畢竟那個繡球她砸到圈外去了，根本就不作數，妳說是不是？這多簡單一個事。只要咱們給九皇子解釋清楚了，再塞給那臭教書的一筆錢，讓他把嘴給閉嚴實，然後再拋上一回繡球，砸中九皇子，一切就都順理成章，堪稱完美。」

然而雲姨娘卻盯著他看了片刻，之後眨了下眼才道：「你的老臉能丟第二次，閨女的行嗎？」

很好，施虎被問住了。

堂堂國公府三小姐，在那麼多百姓面前露了臉，露一次不算還得再露一次，他都害怕列祖列宗半夜找他談話。

「從一開始就不該答應給她拋繡球。」施虎的巴掌再次落到額頭上，痛心疾首道：「慣的，都是慣的！」

雲姨娘問：「誰慣的？」

「妳慣的。」

「再說一遍。」

「我慣的。」

說話間，朱啟已到。

施虎連忙從地上爬起來，強撐出一副笑臉，作揖道：「老夫恭迎九皇子。」

雲姨娘跟著行禮，朱啟叫起後她自覺退下，臨走時還拍了拍施虎的後肩以做安慰。

朱啟步伐生風，大步進門，只客氣道：「姑父客氣了，你我之間何需多禮。」

這年輕人俊美非凡，只是眼中有著濃到化不開的鬱色，連咬字都比平日重了幾分。

他進了廳堂後直接坐上主座，「祥鴛樓的事情想必姑父也已經聽說了，侄兒也就開門見山說了。」他抬眼，眼神銳利如冰刃，「三妹這繡球，需得重拋一次。」

施虎並未落坐，一直以行禮的姿勢站著。

聽完朱啟的話，他沉下臉，思考良久後乾脆俐落地給了一個字，「難。」

朱啟眉頭略縮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「姑父何出此言？」

施虎道：「有道是好女不喝兩家茶。同樣，世上哪位清白女兒家能拋兩回繡球？喬兒今年不過十六，我實在不想她成為京城中每戶人家的笑話，還望九皇子見諒。」

「難道今日我就不是京城中人的笑話嗎！」一時怒極，揮手將滿案茶具橫掃在地，接著意識到自己有些失控，朱啟閉眼調整了下吐息，「今日風大，我能理解三妹的苦衷，也相信那絕非她本意，所以我願意去求我母妃，給她，也再給我一次機會。」

他目光直直刺向施虎，「姑父不會讓侄兒等太久的，對嗎？」說完，未等施虎回應就起身大步離開。施虎在原地站了許久許久，直到外面天色都有些發暗了，方滿面愁容地轉身走到簷下，抬手招來小廝，

問道：「那個人呢？」

「回國公爺，九皇子早已回宮去了。」

施虎兩眼一閉歎了口重氣，睜開眼後，他看著小廝，氣得直咬牙，「九皇子，就知道九皇子！我沒問他，我問的是那個臭教書的，聽懂了嗎？」

小廝連忙道：「聽懂了，小的聽懂了！」

「去，把那個人給我帶來。」

小廝卻撓著頭一臉為難的樣子，「可是……那姓沈的已經回家去了。」

施虎先是心不在焉「哦」了一聲，隨後反應過來，不可置信地瞪眼道：「你說什麼？回家？那臭教書的，接了我國公府小姐的繡球，然後跟沒事兒人似的……回家去了？」

小廝顫顫點頭。

施虎表情凝固片刻，接著朝著小廝的耳朵來了記虎嘯，「那就去他家裡，把他給我弄過來！」

第三章 國公相請談婚事

戌時二刻，烏衣巷中的家家戶戶都已經熄燈就寢，唯有沈家書房的燭火還燃著。

猴兒蹲地上擲牛骨頭玩，不一會兒打了個哈欠，揉著眼睛向上看道：「先生，天色已經不早了，您快歇著吧，明日還要去學堂呢。」

老舊書案上，簡牘如山，豆大的燭火來回跳躍，照亮了沈清河清俊專注的容顏，以及筆下一行行端正飄逸的字跡。

「我還不睏，你先去睡吧。」

猴兒就知道他會這樣說，懶洋洋地站起來往外走，「我真不懂您為什麼每天都要翻那麼多古籍，還要費勁的挑挑揀揀，最後只把上面一小句話收集下來，這根本就是在做無用功，有那個時間，去多睡一會覺不好嗎？」

沈清河聽了只無奈地笑，娓娓道：「自從中原被蠻人統治，過往許多珍貴典籍被銷毀的銷毀、失蹤的失蹤，直到現在，連《尚書》都僅有一半得以保留，不少所謂的正統史書連漢武帝的名字都能寫錯，若任由這般流傳下去，等到了後人手裡，會得到怎樣一段面目全非的歷史呢？這是很荒唐的。」

話音落下後久久沒有回應，他抬頭一看，頑童早不知去向。

沈清河張開雙臂舒展一下，頭往後靠著，短暫地閉目養神。

清風自窗子吹來，帶來院中荷花香，不知怎麼地，他腦海中一下子出現了施喬兒的面容。

他立刻睜開眼睛，頗有些懊惱地捏了捏眉心，然後坐直身子提筆準備繼續，可就在這時，大門外傳來敲門聲，十分有力，似乎有要事上門。

國公府中，施虎正在磨刀，場面之粗獷，把秀才出身的管家老許嚇得夠嗆。

「我跟你說。」施虎一條膀子露在外面，雙手扶著大刀吭哧吭哧在磨刀石上來回推，「只要那姓沈的來了，我就一刀朝他天靈蓋劈上去，然後對外說他暴斃。百姓一看，哎呀，這可不是人家國公府想喝兩家茶，是第一家他沒那個福氣，撐不到那個時候！」

老許哆哆嗦嗦湊過去，伸長脖子貼心道：「主子，咱們這叫殘害良民。按照大涼律法，得全家流放。」

施虎一聽就掄起刀往地上一摔，「誰敢流放老子！」

老許趕緊上前拍著他胸口道：「唉呀，小的也是隨口一說，這是在勸您，無論怎麼著，咱們都不能殺人。」

施虎更加氣不打一處來，恨得鼻子噴氣、兩眼亂瞟，「教書的，臭教書的，肯定是那種四五十歲、一臉褶子，滿嘴狗屁道理又半輩子連個功名也混不上的人，我何止想殺人，我簡直都想——」話未說完，目光落到廳外一位光風霽月的年輕人身上。

沈清河早洗乾淨臉，面上沒了白日的滿面油光，此刻清清爽爽、溫文爾雅站在那裡，宛若一朵出水白

蓮。

施虎眼前一亮，火氣不覺消下大半，直接繞過小廝走過去，問道：「不知這位是……」

「沈先生，烏衣巷的那個。」小廝提醒。

沈清河順勢行禮作揖，「在下沈潤，字清河，見過國公爺。」

施虎過去一比，發現這小子作揖都比自己高半頭，頓時眉開眼笑還順便把自己光著的膀子裝到袖子裡，咧嘴道：「客氣了客氣了，沈先生用過飯了嗎？喝不喝酒？」

沈清河愣了一下，禮貌笑道：「天色已晚，在下不飲酒，望國公見諒。」

「不喝酒好，不喝酒好。」施虎樂呵呵念叨著，扭頭朝外嚷了一嗓子，「備桌好菜，來罈好酒！」

沈清河：「……」

飯桌上，沈清河以茶代酒飲過三杯，看著外面的天色，主動道：「白日繡球還請國公莫要煩惱，沈某雖是一介教書匠，卻也知繡球過界，不算姻緣……」

哪知施虎立馬打斷，擺著手說：「哎，這個繡球不繡球的回頭再說，敢問沈先生家中人員幾口？」

沈清河不知施虎是何用意，但也不好迴避，便仔細回答，「家父於我年少早亡，如今唯有老母侍奉，加上伴讀的小童和煮飯的婆子，共有四口。」

施虎「嘶」了一聲道：「這麼少？」心中卻想，四口好啊！人少，嫁過去不容易被欺負。

接著他又問：「令尊過去於何處高就？烏衣巷地段雖遠，價可不低。」

沈清河面上閃過一絲不自然的神色，「家父年輕時乃一普通商販。」

施虎恍然大悟似的「哦」了一聲，又抿了口酒，心想如果當爹的是商販，後來又家道中落，那這年輕人有大宅而無餘糧，有才華而不謀科舉便都能說得通了。

沈清河品著施虎的神色，微微垂眸道：「國公放心，沈某自知身分卑微，故而從開始便未存攀附之心，還請國公為三小姐另擇一良婿，往後舉案齊眉、莫負韶華。」

施虎聽了卻立馬皺眉，頂著張喝得通紅的老臉道：「卑微？哪裡卑微了？我以前還是給蠻人養馬的呢，要不是去參軍，估計早餓死在馬棚裡了。」

沈清河抬眼，眼中有些惶恐，「國公爺，您醉了。」

施虎打了個酒隔，頭往沈清河歪了歪，道：「反正人活著就行，我也正好藉著醉勁兒和小沈你說些掏心窩子的話。」

「從我三閨女落地起，我就沒想過要她去謀什麼大富大貴。女子不是往高處嫁就一定好，嫁得再好，人家家裡頭不把妳當人看，使喚妳跟使喚個丫鬟似的，有什麼用？爹娘把妳養這麼大，把妳嫁過去，是要妳受罪的嗎？」

「我家三姐兒，是我最後一個娃娃，她性子乖軟又嬌氣，需得永遠被人疼，不能受委屈、受氣，得找個知冷熱又品行端正的如意郎君，揣手心裡好好的護著，一生不經風雨，如此這般才算是圓了我的心願。」

沈清河隱約有些聽懂了施虎的意思，但他不敢相信，便拱手道：「在下愚笨，未能解其意，望國公明示。」

施虎摔下酒杯，一把攥住沈清河的手，瞪大了自己的獨眼，道：「好，話說到這個分上，老子今天就冒著掉腦袋的風險問你一句，你小子願不願意娶我家三姑娘？」

只要願意，只要肯點頭，功名利祿、榮華富貴都是唾手可得的東西，旁人奮鬥一生方能一隻腳邁進去的青雲路，他沈清河可以直接出現在終點。

美嬌娘、青驄馬，凡夫俗子的一生所求，皆可在一夜獲得。

而面對此等誘惑，沈清河卻抽回手，起身對著施虎正正經經地揖了一禮，沉聲道：「沈某恕難從命。」

「我才不要嫁！」

施喬兒破天荒砸了回東西。

琉璃盞四分五裂地落在地上，堅強的閃耀著流光，彷彿在表示——雖然我碎了，但是我很貴。

雲姨娘也不慣著，拍了下桌子，猛地起身，「那妳想怎麼著？九皇子不嫁，這教書的也不嫁，妳是想讓我和妳爹都去死才甘心是嗎！」

施喬兒的淚一下子就落下來，抽噎道：「我錯了姨娘……我、我就是覺得那個人實在太醜了，您要我整天面對著那樣一張滿面油光的臉，我會吃不下飯的。」

雲姨娘大吼一聲，「那就餓著！節食！」

施喬兒哭得更厲害了。

「哭哭哭，哭有什麼用！」雲姨娘愁得滿頭疙瘩，在房裡走來走去，「九皇子本來就不是妳的良配，現在又出了這事，即便妳二人真能在一起，可他日後會怎麼看妳？燕貴妃又會怎麼看妳？滿城權貴又怎麼看待妳兩位姊姊？這一樁樁、一件件，妳捋過嗎妳！」

施喬兒真沒捋過，她這十六年過得太過順當，乃至於做決定只憑自己喜樂，根本不會去想後面的彎彎繞繞。

九皇子對她說，只要她敢拋那個繡球，他就能娶她，所以她求母親、求父親，只為嫁給他，因為他是自己長這麼大，除了父親兄長外接觸過的唯一一名男子，除了嫁給他，她想不到自己還能嫁給誰。現在突然一下子什麼都變了，施喬兒很慌，又慌又怕，既怕夢中的場景重現，又怕嫁給那個滿面油光的教書的。

可兩害相權取其輕，時間不等人。

「娘……我嫁，您不要生氣了。」施喬兒過去抱住雲姨娘，豆大的淚滴一顆顆往下落，「我願意嫁給那個教書的，您別氣。」

雲姨娘也落淚，一把將施喬兒摟入懷中，哭道：「我苦命的閨女，怎麼最後就落到這樣的境地裡了，妳兩個姊姊，一個嫁齊王府，一個嫁將軍府，輪到咱們時居然攤上一個教書的……我苦命的閨女啊，姨娘該拿妳怎麼辦吶……」

母女倆抱頭痛哭，場面異常悲痛，連丫鬟們也忍不住跟著抹淚。

而在前院廳堂外，施虎拖著隻跛腳，在下人的攙扶下，沿著風華池一瘸一拐地猛追沈清河。

「沈先生，你答不答應的咱們可以回頭再說，你跑什麼呀你！我家三姑娘又不是什麼洪水猛獸，你怕什麼啊！」施虎嚷嚷道。

沈清河心跳如雷，從未像今夜這般緊張過，既想要趕緊離開此地，又怕失了禮數，便邊跑邊賠禮，「三姑娘沉魚落雁，誰能娶到她是誰的福氣，但沈某如今……如今一心整理撰寫典籍，婚姻大事從未考慮過，若是迎娶三姑娘過門卻又怠慢了她，沈某良心難安！」

施虎「唉呀」一聲，恨不能跺腳道：「我只是讓你好好待她，又不是讓你當祖宗供著她，你別跑！有話好好說，你再跑你信不信我，信不信我……」

後面的狠話還沒放出來，施虎就腳底一滑高呼一聲，膝蓋朝地磕了下去。

聽見響動，沈清河停下轉頭一看，心臟差點從嗓子眼裡跳出來，只見大涼朝的開國六功臣之一的鎮國公、駙馬爺，竟朝自己——下跪。

「嘉禮初成，良緣遂締；情敦鸞鵲，願相敬之如賓；祥葉螽斯，定克昌於厥後……」

仲夏至，天空驕陽似火，白日裡悶熱異常，蟬鳴不絕。

施喬兒倚在美人榻上，腳邊三隻魚洗，裡面盛滿白瑩瑩的冰塊，因是在自己房中，她肩上只搭了件碧紗衫子，兩條手臂嫩白如玉，右邊腕上套了只赤金扭絲鐲子，拇指與食指拈著只小銀叉，正一下一下，

心不在焉地戳琉璃碟中切成小塊的羊角蜜。

四喜拿著前面送來的婚書，接著念道：「同心同德，宜室宜家；永結鸞儷，共盟鴛蝶……沈潤此證。

「還別說，這沈先生的字怪好看的。」四喜誇完外書，接著又看向內書，結果不由得皺眉頭道：「就是這家裡人也太少了點，不僅親戚朋友沒有，兄弟姊妹也就他一個，姑娘到了他家裡，遇事連個能幫襯的都沒有。」

施喬兒戳羊角蜜的力氣更大了，心煩意亂道：「別說了，越說越不想嫁。」

真是一步錯步步錯，如果不是當初堅持拋繡球，事情何至於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，現在可好，三書六禮走了一半，就差把婚期定下了，現在整個京城的人都知道她施喬兒要嫁人了，嫁的是個平平無奇的教書先生！

「哼，煩死了。」施喬兒將小銀叉往地上一扔，發出「叮噹」一聲。

這時外間傳來一陣清脆捲簾響，一隻雙色緞石榴線珠玉底鞋踏了進來，蜜合色描金裙襖隨之拖曳入內，裙襖無一絲飛揚，腰間環佩不發異響，端的是端莊嫺雅，一道極為溫柔的聲音伴隨響起——

「是誰惹我們家喬兒動這樣大的肝火？讓我猜猜看，那人可是姓沈？」

聽見這道熟悉的聲音，施喬兒眼睛就亮了，忙從美人榻上跳下，噠噠跑去迎接，「是大姊姊嗎？大姊姊妳回來啦！」

跑到雕花屏風拐角處，施喬兒迎面看見那張宛若滿月、嬌潤可親的容顏，頓時鼻子一酸撲到對方懷中，委屈巴巴地撒嬌說：「我好長時間沒見妳，妳上次回來還是過完年的正月，沒能多住幾日便回去了，我還有好些話沒與妳說，自那之後便一直憋著呢。」

四喜笑盈盈的對女子行禮，「大姑娘好。」接著便帶人退下了，好讓這許久不見的姊妹倆說說體己話。施沐芳拍了拍小妹的後背，柔聲說：「好了好了，這愛撒嬌的性子怎麼都改不了，我剛來，還一身汗呢，快快鬆開讓我涼快涼快。」

施喬兒這才戀戀不捨地鬆開手，拉著姊姊挨魚洗坐下，眨巴著一雙明亮的大眼問：「丘兒和霜兒如何了？我記得妳正月裡來時他們倆還總咳嗽，現在好了嗎？」

「早就好了。」施沐芳笑道：「小孩子在五六歲的年紀最容易生病，過了那一陣子便好多了。再說，我此次來可不是為了和妳說他們的。」

施喬兒看懂了姊姊眼神裡的笑意，別過身，用手指絞著帕子，「姊姊妳笑我吧，我幹了好大一齣糊塗事，如今不硬著頭皮進行下去，收不了場。」

施沐芳卻拉住她的手握著，好聲好氣道：「我笑妳做什麼？我倒恨不得能像妳那麼敢作敢為。雖不知妳為何突然改變主意，但九皇子嫁不嫁，終歸由妳自己做主，這已是其他女子作夢都祈求不來的福分了。」

「況且我讓妳姊夫打聽過了，姓沈的那戶人家雖家底薄了些，但好在底細乾淨，原先一家人一直久居錢塘，近兩年才搬來京城老家，沈公子為人清正仁厚，十里八鄉的窮苦孩子皆由他一手所教，並且分文不收。門第上，他與國公府是天壤之別，但若論為人，京中那麼多公子未必就有一個比得上他。」施喬兒左耳朵聽右耳朵出，小聲道：「人品有那麼重要嗎？天天聽你們說人品人品，看不見摸不著的，我也不曉得那究竟是個什麼東西。」

施沐芳聽了哭笑不得，「罷了，我不與妳說那麼細，往後過起日子來妳便懂了。」

施喬兒將信將疑的點點頭，身子一歪，把頭靠在施沐芳肩上，跟落單的小獸似的。

她沮喪道：「姊姊，我心裡頭彆扭得很。」

施沐芳用帕子擦著脖子間的香汗，問：「怎麼彆扭啦？」

施喬兒慢悠悠說道：「妳是國公府的嫡女，要嫁的自然是人中龍鳳。可二姊姊同我一樣都是庶女，為什麼她就能一嫁侯府，二嫁將軍府？現在雁行哥哥外出打仗，她還能整日花天酒地，身邊的小白臉換了一茬又一茬，日子過得好不快活。」

施沐芳笑了聲，其中包含萬千無奈，「那妳可知，京中各家貴女已經將妳二姊姊傳成一個人盡可夫的再世姐已，因為與雁行夫妻不和，這兩年父親連家門都不讓她入？」

施喬兒驚了一下，抬起頭道：「難道不是她自己不想回來的嗎？下人們都是這樣跟我說，四喜也是這樣說的。」

施沐芳戳了下她的腦袋瓜子，「妳呀，就是被家裡人保護的太好。不嫁九皇子也是對的，就妳這個性子，到了深宮內院裡，還不被人吃得連骨頭都不剩。」

施喬兒此刻不關心自己要嫁誰了，皺著眉頭思索道：「不對啊，二姊姊是爹爹的親女兒，雁行哥哥不過是爹爹的義子，他幹麼要為了一個非親生的苛待自己親生的？再說了，當初是爹爹逼著她嫁給雁行哥哥的，現在不和，又怨起她做什麼？」

施沐芳望著小妹懵懂澄澈的眼睛，感覺有些話說了對她也不好，便輕輕歎了口氣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

CRESCENT